华人子女教育如何走出“围城”？

聂传清 曹德超

漫画：教育焦虑 CFP供图

日前，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了第七届幼儿园至12年级教育博览会，美国华人家长踊跃参加。华人家长的热情也让华人子女教育的问题再次受到关注。

子女教育陷“围城”

家长心中对美国教育体制既普遍认同，也有所担忧。华人家长琳达表示，她最担心美国弹性自由的教育方式导致孩子基础教育不够扎实。琳达的担忧并不是个案，很多华人家长都有着相似焦虑。

在美国的张太太就是这样一位家长。她说，她所在社区的美国孩子放学后很多都去户外结伴玩耍、跑跑跳跳，但是自己对孩子却不敢放松，要求他们在家学中文、练钢琴、补算数。

面对西方的教育模式，很多华人家长都像张太太一样，希望通过中式家庭教育的“施压”来平衡。然而，貌似非常圆满的解决之道，却又产生了更多问题。

西方国家的父母看重让孩子享受童年，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不是一门心思学习，与华人父母对孩子的严格要求迥然不同。相比之下，不少华人的子女认为自己的家长不民主，甚至心生怨恨。华人家长的良苦用心，虽然提高了孩子的成绩，却流失了孩子的亲情。

意大利欧联通讯社曾刊文指出，在西方社会，很多华人子女已经无法接纳中国式的家庭教育，这是华人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

对宽松的西式教育放不了心，而严厉的中式家庭教育又会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华人家长面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就像走进了“围城”一般。

文化差异是症结

很多华人选择去海外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子女的教育。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 No.1》的统计显示，近年来超过80%的申请人将子女教育作为最直接的移民原因。其实，“围城”处境的产生，正与华人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高度参与密切相关。

有教育专家指出，中西方教育的最大差异在于家长的参与程度，中国家长比较积极，他们表现好于西方家长的驱动力在于，希望孩子通过努力学习，日后能够获得较好的职业发展。“望子成龙”的心态无可厚非，却在无形之中放大了对异国教育方式的怀疑，促使华人家长转向中国的教育传统来寻求安全感。

这也反映出文化差异是华人子女教育问题的根本症结。

华人家长和子女在文化印记上有很大不同。很多华人父母从小在中国接受传统教育，又在竞争激烈的教育环境中长大。在他们看来，对孩子严格要求，让他们保持优异成绩，同时多才多艺，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华人子女在异国文化中成长，对异国的价值观念具有天然的认同。带有中国色彩的华人家长，面对已经去中国化的子女，难免会产生文化上的碰撞。在教育问题上，这种碰撞既难为了家长，也苦了孩子。

贝尔维尤市的蒙女士就面临着这样的苦恼。在她看来，孩子不听话，在中国可以打骂，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打是亲骂是爱”。但到了美国，手一扬起来孩子就要报警。这让蒙女士很不自在。

因势利导最重要

不可否认，华人家长的教育方式是有效的，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近日，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英国华人孩子的成绩进一步领先白人和其他族裔。教育专家建议政府应提倡更多学习华人父母，注重家庭教育。

然而伦敦Hounslow中文学校学长钟谢润月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式教育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在于培养孩子自觉学习，强烈的竞争意识容易激发孩子的上进心；劣势则在于，严厉的教育方式并不适用于每个孩子，家长雄心勃勃反倒给孩子造成压力而变得消极。

可见，面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最关键的不在于选择哪种教育方式，而在于寻找教育方式与孩子特性之间的契合点。因势利导才是最终的“突围”之道。

12岁的詹姆斯·袁前不久从数百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赢得了伊顿公学高额奖学金，与威廉和哈里王子，以及首相卡梅伦成为校友。他的父亲表示，孩子的成功在于自己的专注和努力，“我们鼓励他，但不强迫他。”

这样的教育方式值得思考和借鉴。

▼参加2013年加州奥林匹克科学竞赛的13岁华裔学生刘嘉恒，以2项工程学模型作品成功进入决赛，将于5月17日前往俄亥俄州的Wright State大学参与全国性比赛。 彭依宁摄

4月11日，首届中国—东盟合作华商交流会在广东湛江开幕，来自海内外的宾客和华商总会、华人社团以及东盟华商代表等共700多人参会。 梁盛摄

4月9日，广西迎来50名来自泰国的华裔青少年，他们正式开启为期15天的“文化之旅”。 林浩摄

创纪录，华人“高招”迭出

杨晓敏

“你喜欢吃炒饭吗？”

近日，位于哥斯达黎加首都的中餐馆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炒饭活动。当地华人厨师使用一口直径为2.5米的大锅，往锅中加入735公斤大米、260公斤鸡肉、130公斤猪肉、120公斤火腿肠、120公斤中国香肠、80公斤鸡蛋、53公斤洋葱和35公斤柿子椒，炒出重量达1345公斤的美味炒饭。世界上最大、最重的炒饭纪录就此诞生。

活动当天，万余名华侨华人与大批哥斯达黎加当地居民从四面八方赶来见证这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诞生，还品尝到了鲜美的中国炒饭。创造炒饭纪录的同时，又弘扬了中华餐饮文化。真可谓其乐融融，欢乐无限。

无论是创造纪录，还是打破纪录，人类一次次挑战自身极限，并乐此不疲。华侨华人挑战自身极限的同时还不忘“本”，让中华文化之光闪耀全世界。

去年10月，4000名加拿大华侨华人缔造了一项舞动最长中国龙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条黄色巨龙长达5560米，打破了2007年在中国河南省创造的世界纪录——5506米。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原籍广东的英国著名华人画家杨希雪以64岁高龄，创作了一幅高1.5米、长200米、重达90公斤的《鲤鱼图》，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该画作还被选为英国女王80岁大寿的贺礼。创纪录的同时，又传播了中华书画文化。

海外华侨华人勇于发掘潜力，寻找自身破纪录的“因子”，创纪录“高招”层出不穷。

16岁的澳大利亚华裔少年张吉澳成为“地球上发短信最快的人”。

张吉澳仅用1分17秒03的时间，在手机标准小键盘上打出了264个字符，刷新了手机发短信最快的世界纪录，并超出前纪录43秒之多。破纪录不仅让他赢得了1万澳元奖金，还得到了去纽约参加LG世界杯发短信大赛的机会。

去年，加拿大华裔“泡沫演艺人”杨帆，成功以特大肥皂泡，同时包裹181人，刷新之前用肥皂泡包裹125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已经是杨帆第18次打破与肥皂泡有关的世界纪录。他表示不会满足于现有的成绩，将继续挑战其它世界纪录，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

吉尼斯世界纪录满载华人荣耀。

①

②

林书豪：吃尽苦头熬出头

世日

美国职业男篮(NBA)华裔名将林书豪高中时候就是篮球明星，可是没有任何大学给予篮球奖学金。他在哈佛大学也是篮球校队高手，后来参加NBA选秀也没有任何球队看中。林书豪最近在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这可能与他的亚裔身份有关，NBA总裁史登也同意这种看法。

林书豪经过一番波折，去年在纽约尼克斯队时来运转，以矫健身手引发一波“林来疯”，现在是休斯敦火箭队的主将。

林书豪就读帕洛奥图高中时，就率领校队赢得全加州冠军，荣膺加州年度杰出篮球选手。当节目主持人查理·罗斯询以“附近的洛杉矶加州大学或斯坦福大学为什么没有给你奖学金”时，林书豪说：“嗯，我所能想到的显然就是我是亚裔美国人，而你知道，这完全是两码事，不过，我觉得这是一种障碍。”

林书豪表示，族裔与运动能力无关，可是这是一般人对亚裔的感受。他说：“这只是一种刻板印象。”他相信如果他是非洲裔或白人选手，他将能获得奖学金，进入他梦想的斯坦福大学。

学业成绩优秀的林书豪，后来进入不提供运动奖学金的哈佛大学，在大学男篮一级联赛表现突出。但是，2011年的NBA选秀，32支职业球队没有一支看中这个1.91米高的后卫。

这跟族裔是不是也有关系？史登说：“坦白说，我觉得有关系。”他接着笑道：“我不知道他是因念哈佛而受到歧视，还是因为他是亚裔。”史登指出，林书豪的背景与绝大多数职业球员非常不同。

林书豪后来经由暑期训练营辗转进入NBA，吃尽苦头才终于熬出头。

图①休斯敦火箭队华裔球星林书豪在比赛中。 王欢摄

图②“林书豪基金会”于2013年NBA全明星赛开幕前夕在休斯敦正式启动。“林书豪基金会”专注于向弱势群体或个人伸出援助之手，向他们提供经济、教育和信仰方面的帮助，并且改变他们的长久生活。在美国的亚裔群体是该基金会提供帮助的重点对象。 王欢摄

观海亭

体谅妥协达双赢

纪赟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新移民更容易有意无意地显示出不同于老移民的强势态度，给新加坡当地人造成了一定的压迫感。新移民应该对此报以理解的态度，和当地人互相体谅、妥协并达致双赢。

我在新加坡虽然到目前为止搬过五六次家，但经常梦中所忆的却还是20多岁前中国江南的那座小城。我们即使成为新加坡人，也会因理性与道德观而遵守自己的誓言，但我们的语音、记忆以及感情所系，起码就总体而言都无法与生于斯长于斯的新加坡人相比。

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低估融合的难度，即使是非常有诚意的积极融入，也需要长时间的磨合，尤其是对我们这样的成年人。

我们这些外来人往往无法设身处地地体会新加坡自身的特点与困难，这里与地大物博的中国相比是个地窄人稠的孤岛，既无内陆也无乡村可供战略纵深上的退让，即使不提外劳对本地劳动市场的冲击，既有生活节奏被打乱也足以让一部分人对既定的人口政策提出异议。

我去年曾撰文《中国新移民也应自我反思》，其中提到了这一群体的独特性。但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即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与早期移民的沉默低调不同，新移民更容易有意无意地显示出强势的态度，让本地人产生一种生存空间上的受压迫感。

因此，我认为，无论新移民还是老移民，双方互相体谅、妥协并争取双赢才是对新加坡最为有利的结果。而对新移民来说，对这个我自认为已然是非常好客的“小红点”多一点感恩之心，少一点得理不饶人的气势，其实也算是融入的一个姿态。

旅德小记

□翔 励

“飞往法兰克福的CA931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伴随着这一声温馨的提示，我即将登上前往德国的飞机。最大号的登山包，最大号的行李箱，身上斜挎一个笔记本电脑，两手分别提着我的两支乐器，这样一身貌似把整个家都搬到了德国的行头，引来了不少人惊诧的眼神。

厚重的行李，激动而又忐忑的心，历经了近10个小时的行程，飞机安全地在德意志——这片我憧憬已久的土地上着陆。下了飞机，看到的是一个全新而完全陌生的世界，目睹了传说中的高大威猛的德国警察，想起飞机上国航乘务员亲切的微笑、贴心的服务和熟悉的母语，让我多少有点儿不适应。

转眼间，在德国生活已经4个年头了。每每回想起刚来德国时候的情境，依旧记忆犹新。

来到德国半个月，我便开始了我的打工生涯。操着一口生硬的德语根本找不到跟德国人打交道的工作。这时，街旁熟悉的汉字下意识地进入了我的视线——就从那天起，我开始了在中餐馆厨房的工作。酷暑，七八月份的德国是最热的，厨房里的温度至少要比外边高出四五摄氏度，每天工作结束，衣服都是湿湿的，浸满了汗渍和油烟的衣服可能再也洗不干净了。老板娘犀利的眼神，时而呵斥的声音，不知多少次在我的梦中出现。因为打碎了一个碗，老板那无奈而又气愤的眼神让我心里无比的愧疚。我曾想过，选择了这份工作，照顾好这些盘子、碗和刀叉就是我的职责！从那时起，我渐渐地体会到那份必须自己来承担的责任。对于当时的我，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突然，也感觉到自己瞬间长大了。那一年，我18岁。

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每天按部就班地学习、生活，平淡中一直收获着其中的乐趣。在德国度过了第一个圣诞节，这个在我的印象中欧洲的大年三十儿，并没有带给我太多的新奇和惊喜。圣诞市场倒是少有的热闹，给一直安静的德国带来了些许生机。品尝了德国人眼中的美食，觉得不过如此，更想吃的是中国的各种美味！那时是我在德国上学的第一个学期，专业上的压力，与同学老师之间沟通的困难，一个人的寂寞、空虚，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的家乡，我的母亲。“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就是从那时起，我真的希望耳边能响起母亲的一声声唠叨，真的希望能和她坐在一起聊聊我现在的生活。我曾经想做一个孤独的人，但我并不喜欢寂寞。我期待着自己会一天一天地适应这里的生活，期待着我能在每次专业课之后得到老师的认可，期待着能快乐而又充实地度过每一天，对于那时的我，这一切都是一种奢望。那一年，我19岁。

我转学来到了明斯特——一座美丽的城市。刚到这边的时候，又一次的陌生感油然而生，不过，现在的我已经了解了德国的生活方式，已经知道了应该怎样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或许我已经离曾经向往的孤独者不远了，外界的一切都不会对我有太多的影响。我过着自己的生活，每天练琴、上课，周末时也会和朋友一起放松一下，平淡而又平稳的日子继续着。这一年，我22岁。

岁月留下的不是草木枯荣的表象，也不是莺歌燕舞的繁华，平淡的生活总会有快乐相伴；时光留下的不是浅唱低吟的婉转，也不是搔首弄姿的妩媚，悲伤时总会让人清醒，随之而来的便是幸福的生活。生活不需要太多的修饰，简单、真实且快乐地活着就好。